

下册

叶萌 著
Ye Meng zhu

胡适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，黄仁宇说他是一个大书呆子；时人说他是谦恭俭让的道德楷模，后世说他是阴险毒辣的盗国高手；有人说他是大贤人、真书生，有人说他是野心家、伪君子……

皇帝梦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下册

叶萌
Ye Meng zhu 著



胡适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，黄仁宇说他是一个大书呆子；时人说他是谦恭俭让的道德楷模，后世说他是阴险毒辣的盗国高手；有人说他是大贤人、真书生，有人说他是野心家、伪君子……

白皇帝梦

「长篇历史小说」

第十九章 王莽治国治家 下嫁其女引发故事

王莽是不会停步不前的，他必须常有所作为，有所兴办。封拜完十一公之后，他想还必须重新任命百官，奖掖提拔一些人，方能鼓舞群臣。于是在与王舜、平晏、甄邯、王邑等人略事商议之后，过不了几天，他就封拜了卿大夫、侍中、尚书等官凡数百人。与此同时，地方官也必须重新选派。为防止汉宗室造反，凡刘氏在各地为郡守者皆一律调京为谏大夫，另任命郡守。

比较难处理的是那原选定为汉室继承人孺子婴的事。他已在朝廷上宣布要封以一国，暂不就国，那时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，可是孺子渐渐长大，总不能让他的女儿也跟着孺子婴往定安国去。这个局面是他造成的，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不喜欢那本来与她无关的孩子。女儿既是汉家的人，又不能住在新朝的正宫未央宫里，王莽只好变通一下，把宣帝时所建明光宫修缮一新，让王仪去居住，改称定安太后馆；把旧大鸿胪府给孺子婴居住，称定安公第。王仪打发她的人去看她的新居，回来报说那另是一处宫殿，就在未央宫侧，地方还不错。王仪觉得老住在新皇帝的宫里也不好，在明光宫总算有个自己的家，便同意搬去，但只要原来伺候她的那些人跟去，不愿称定安太后馆，而命人仍叫明光宫，不让她的人称她太后，只准称皇后、公主或室主。反正她另在一处，又不与外间往来，王莽便只好由她。

孺子婴的定安公第当然另设门卫，另换人照看，门禁森严，不许任何人探视。照看他的人只管他吃饱穿暖，常把他关锁在内院或屋里，以致后来他长大好几岁了，还什么也不知道，连牛马猫狗都不认识。

该处理的事都处理完毕，王莽就着手实施他的新政，大规模复古改制。他认为，首先应该正名，必须把旧地名、官职名都改过来，让普天下都知道，这是新朝，再不是汉朝了。

为此，他把长安改名常安，未央宫改名长乐宫，后又改称长乐室，正殿改称王路堂。官职方面改动更多，例如，大司农改曰羲和，后又改称纳言，大理曰作士，太常曰秩宗，大鸿胪曰典乐……又置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，分管朝中诸事务。外官则郡太守改称大尹，县令县长都改称县宰。总之，举凡百官、宫室、郡县乃至凡有关典章制度的事物之名，王莽大都另改新名，好多是仿照周礼，有的则是王莽自我作古，史书不能备载，官吏都感到不便，老百姓则既弄不清楚，也不习惯那些拗口的新名，以此长安吏民大多仍沿用旧称。

王莽又下诏指出，汉时诸侯，有的也称王，以至四夷首领也有称王的，既于礼不合，又违背大一统之义。因此，他下令凡汉时诸侯称王者，皆降号为公，四夷称王者，皆降号为侯；并遣使另赐

以新室玺绶,换回汉时旧玺绶。内地是王莽的威风所及,还可以勉强行得通,外邦就不肯从命。比如在匈奴,他的使节就是费了很大的事才把汉玺绶换回的。于是渐与匈奴失和,从而军费和徭役也增多了。

同时,王莽又因为汉姓“刘”字旁有刀,就改币制:废刚推行不久的错刀、契刀不用,又废汉五铢钱;另铸小钱,重一铢,文曰“小钱值一”,与大钱一值五十者并行于世。为防民盗铸钱,又禁民间私藏铜和炭。在王莽看来,改币制只是下一道命令的事,可在老百姓看来,用什么钱却是一个朝代的大事,故后人咏蜀汉诗云:“功盖三分国,业复五铢钱。”屡改币制,自然给商贩和百姓都带来许多麻烦。再加上称天下田为“王田”,奴婢曰“私属”,严令皆不得买卖,限制占有田地数目,使富户不满;而工匠、商贩、乃至医卜等方技,也要按其所得由县官收取十分之一的税,于是外间的怨言逐渐多了起来。

王莽认为,他一切所作所为,都是在奉行周公之道,都是完全正确的、必要的,也是为老百姓着想的。但他还没有完全闭目塞聪,多少还是听到了一些外面的风声。为什么还有人不满,还有人想不通呢?他便常以天命、天意来说服人,有时说是由于符命的指点,甚至说是梦见周公教他这么做的。

也就在这些时候,有个汉胶东恭王之子、封为徐乡侯的刘快不服气王莽代汉称帝,结党上千人在徐乡起兵,想攻取胶东国。继为胶东王的是刘殷,这时已从新朝之命改称扶崇公了,认为王莽已坐稳了江山,刘快无异于以卵击石,自取灭亡,还会连累家族,他便发动吏民守住即墨城不让刘快进入。刘快不敌官军,败走而死。

这一次造反又不费朝廷一兵一卒就平息下来,王莽很欣慰,重赏刘殷,益封其公国万户,地方百里。然而这事也让他提高了警惕,为什么刘快还能纠集那么多人呢?可见汉代统治天下很久,愚民还思汉而不识天命,没有受到新朝教化。王莽思考之后,便从崔发、哀章等人之请,把他近年所得各种重要的符命、瑞应、祯祥……都收集起来,共四十二事。每件事都记载其来历原委,阐释其意义、应验,由王莽本人和崔发、哀章等写成“说符命文”四十二篇,长达数万言,颁行天下,让士民都知道新朝德行,是顺天命天意而代汉的。崔发写得最多,也最合王莽之意,因而被封为说符侯。

很难说清当时有多少人读了这些大文章,但由此可以看出朝廷重视什么,提倡什么。各处献符命、瑞应,朝野大谈各种祥瑞和怪异之风更加高涨起来。甄寻就认为实施他的计划的时机成熟了。

这天,甄丰下朝较早。他的儿子甄寻这时已为京兆大尹,嫌府衙烦杂,仍常住在他父亲的广新公府里,到晚上才回来。这天晚上,甄丰向他的儿子说:“今日在朝堂上听那几位四辅大臣议

论,似乎我们这位皇上又要有什么新举措了,你在外面可听到一些风声?”

“儿子在京兆,皇上看来已是外廷,朝廷大事已概不与闻,哪里还知道皇上想做什么。”甄寻说:“倒是午间听见佐史书吏说笑,常有人嘲笑想升官的人说:‘你有天赐帛书没有?’风气竟然这样。到底是怎样教化百姓的?”

“皇帝所好就是这个,他就是靠这个起家的,你能怎样?明眼人都知道。不过很少人像我们这样讲出来而已。”

“其实这倒是个机会。”甄寻又说:“父亲若想改变一下处境,我们不妨也用上个手段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?”甄丰一时不解。

“父亲忘了去年封拜十一公后同儿子讲的话了。”甄寻干脆明言:“既然皇上和好多臣民都是这样,我们为什么不能也造个符命,说天意让父亲该如何如何呢?”

甄丰摇头说:“为父从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,也不会玩歪门邪道。”

“这既非伤天害理,也不是歪门邪道。世道就是这样。”

“可你知道为父如今是怎么想的?为父只想抽身而退了。”

甄寻想了想说:“在我们这位皇帝的统治下,目前想要脱身,只怕是不那么容易的。儿子以为,似乎该先离开他远一些,做个外任。这样如果有什么变故,也好较易走开,不至于跟着他一败涂地。儿子姑且妄言,自从他执意要代汉为帝,父亲似乎已不愿一直跟他走下去了。儿子要是猜错了,听凭父亲大人把儿子送给皇上去严惩。”

“原来我的心思自己的儿子也看出来了。”甄丰不由苦笑说:“我们这皇帝大约也看出我不愿死心塌地为他效劳,不愿意永远追随他,由他一意孤行,惟我独尊,所以才不让我继续为四辅三公。你的意思如今该怎么办?”

“礼不可违,但为求实效,也不妨有权变。”甄寻说:“儿子想了几天了,为今之计,只好也来造个符命,就说天意要他学周公,分关中为东西二部,并指明当以父亲在西为右伯,平晏在东为左伯,代天子巡行两陕,如武王、成王时有周、召二公之分治。这样皇上就可以专心制礼作乐,考虑复古改制大事,不必为关中庶务操心,而京师也更易得两陕的拱卫和供应。皇上好大喜功,不乐庶务,必允。”

“不妥,不妥。”甄丰说:“这就把为父和平晏比作周公、召公了,皇上岂不疑忌?”

“可是这把他比作武王、成王,是周室正宗了,他只会高兴的。”

“你以为,平晏会愿意么?”

“一定会愿意的。谁肯甘心永远在这样一位太精明、太自以为是,又容易翻脸无情的皇帝手下,一辈子听他支使呢?”

这句话击中了还未全失少年心性的甄丰的要害。但他还是不大放心,停了会儿才说:“你以

为上符命那么容易,皇上又会轻易相信?如今献符命祥瑞的人太多,都得先经过那赵并审查,他认为可信才会呈给皇上。那赵并曾为御史大夫,是不好对付的。”

“儿子是京兆大尹,父亲总还是十一公之一,我们是可以直接面呈皇上的。”甄寻说:“凭皇上对我们还有点信心,凭他要学周公,这事准成,即使不成也无大害。要是办成,父亲和我家都可远害,又多一块立足之地,父亲也省得在朝廷上老排班在哀章之下,与城门小吏和卖饼老汉并列了。”

最后几句话又刺中了甄丰,他终于说:“为父还得想一想,你可千万不能冒失。”但这就等于默认了。

不久,甄寻就向王莽上奏,说他夜梦金甲神告诉他,京兆府后园山石上有天书,次日晨果有守园人发觉送上来。“因事涉臣父,不敢外传,也不敢隐瞒,唯有呈请皇帝陛下裁夺。”既然是京兆大尹亲自送来的,王莽便设香案,打开用篆字写在黄绢上的天书拜读。原来是传周公之意,京畿应如周、召之分陕而治,并指出可以平晏为左伯,甄丰为右伯,以夹辅新室。王莽也怀疑其中有诈,但他崇信天意,崇拜周公,觉得这样安抚一下甄丰父子,重用平晏,又可让自己省一些身心去办别的事也好,遂真以平晏为左伯,甄丰为右伯,命他们巡查分管京畿东西,各敬其事,以便巩固新室的统治。

王莽并没有急着去制礼作乐,朝廷内外的事情既已大体安排妥当,他要管一管自己的家事了。

按照传统的宗族观念,为父母者必须安排好儿女的婚嫁。这才算完成了自己对家族的责任。王莽是一个新皇室的创始人,为了让皇室繁衍,永远传承下去,尤其需要这样。头两个儿子已经没有了,作为皇太子的幼子王临已经快二十岁,的确该有太子妃,才好早些有皇室的正宗后裔,失明的皇后已催问过他几次了。

皇后早已搬进正宫——赵飞燕曾常住的、如今已整修一新的披香殿里。她嫌正殿正寝太宽大,只在内殿起居。这天傍晚,皇帝来看她,她就提醒他说:“记得皇上初为大司马时,不是曾与现今的国师公刘秀有约,订下他的女儿了么?他的女儿该也已长成,办起来是很容易的,除非陛下心目中另有别人……”

“不,就是国师公的女儿最好。”王莽说:“这些年来,彼此都各忙各的,因而再不曾提起。朕是记得这件事的。国师么,是不是因为朕已为帝,也许反而有些顾虑了?明日朕就遣王舜、王邑去同他商谈,如无什么阻碍,很快即可下聘。”

皇帝皇后几句话就商量定了,当然不必问他们的皇太子是怎么想的。后来王临知道要给他聘的是国师公之女,倒也是满意的。他早已听说这是个有家学渊源的才女,甚至还知天文历象,虽非美女,也貌在中人以上,资质性格都属上乘。有这样一个正室当然很好,他只担心,同这样一

个比自己强得多的人能否很好相处。尤其是，她会不会容纳他早已有了的心上人？他的心上人就是他母亲的侍婢原碧。原碧只比他大一岁，在新都时两人就常在一起。王临喜欢她的美貌，喜欢她的聪明伶俐，善解人意，而原碧也似乎对他有意。可是两人都不敢把自己的心思透露出来。王莽向来只忙他的大事，从来不大关心儿女之间的这些事。他的夫人倒是觉察出来了一点，但她现今这情况怎么能离得开原碧呢？何况她心里还另有打算。王临懂得这点，自从成为皇太子之后，在严父的眼皮底下，他更连非分之想也不敢有。他只有等到有了太子妃之后，寻个机会说服母亲，把原碧给他……

王舜、王邑受命后第二天就去见刘秀，以为这是好多人求之不得的喜事，略叙寒暄后就说明来意，并向他致贺。他们可没想到，当年还名刘歆的刘秀与王莽约为婚姻时，确实景仰王莽是个末世难得的正人，好学崇古，必为汉室栋梁之臣，后来一直赞助他复古改制，也是认为这样可以救衰世之弊，挽救汉室的衰亡；他可不料王莽越走越远，最后竟至代汉为帝，他虽在朝廷在外都装作拥护，心里却是不以为然的。要是他的女儿成为太子妃，他家就成为王家的姻戚了，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会怎么说，后世会怎么说？

目前他只好说：“只是小女无德无才，徒有虚名，且又容貌平常，怎堪配太子妃？”

“国师公就不必过谦了。”王舜说：“令媛乃望族名王后裔，德才兼备，遐迩皆知，皇上亦早已闻名，况十余年前，即已与公有约。此事实出自皇上和皇后之意，并非我等冒昧前来求亲。”

“圣命难违，为臣自当从命。”刘秀还想再拖延一下：“只是这是事关新朝传宗接代，非平常婚姻可比，必须先认真卜算，得知小女各方面都无关碍，方可进献。”

王邑笑说：“合婚原需双方都卜算。那就再卜算卜算也好，不过弟以为这是美事，卜算也必得吉兆。”

在说笑之中，婚事这么就算已经说定了，然而刘秀心中还是有些不安。他近日觉得，按这位皇上的为人和他那些不一定得民心的措施，虽盛极一时，也未必会传世久远，要是他覆灭，自己和女儿也会跟着他身败名裂的。能暂时拖延一下也好，他应该同女儿谈谈，看还有什么解救之道。

他的女儿名叫刘愔，好学知礼，不但跟他学了些星象数术，而且有见识，比他的两个哥哥都强，又不是那等娇气的女孩子，是可以同她谈婚姻大事的。他坐在书斋里，命人去叫。刘愔以为她的父亲又有什么数术要传授她，很快就来了。不料她的父亲却是谈她的终身大事，说太师、安新公王舜和大司空、隆新公王邑一道登门来访，传皇帝之意，要聘她为太子妃，问她以为如何。

刘愔虽然大方，但毕竟女孩儿家，不由低头不语。

刘秀便又说：“为父知道你不是那种忸怩的女孩子，所以把你叫来当面告诉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不妨明言。”

“女儿的婚事，本来是该由父亲作主的。”刘愔这才说：“女儿很早就失母，在父亲的教导下长大，实在舍不得离开父亲。但女子迟早总得要适人的，这让女儿怎么说呢？”

“当然，做太子妃，日后很可能就是皇后，母仪天下，这是一个女子最大的荣耀。谁不巴望这样？可是现今的情况却与历代有所不同。”说到这里，刘秀不由压低了声音。“此处没有外人，女儿该会懂得为父的意思的。可是皇上就是这样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又本都是刘家的人，是汉室的苗裔。”

“父亲的深意女儿明白了。”刘愔说。“但按这位皇帝之为人，父亲如果推托，他能放得过我们父女吗？”

“正为这样，才使我十分为难。”刘秀沉默了。

刘愔又说：“人总会变的，除非是顽石。要是能多有几位父亲这样的大臣常谏劝皇上，让他不要那么固执己见，不要把汉室的人和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赶尽杀绝，那就大家都可以过太平日子。从父亲所传授的星象历数来看，汉家是该衰亡了，但王家的气运尚不可知。这位皇上迟早会有继承人，继承人会怎么样更不可知。他可以有所作为，只要有好辅臣也可以促他有所作为的。女儿曾听见父亲同几位大人闲谈，似乎这位皇太子为人还不错，至少现今看来还不错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的女儿似乎愿屈从皇上之意了……”

刘愔忙说：“女儿不是贪恋什么皇太子妃、皇后之位，女儿觉得如今得先顾眼前。皇上正志得意满，如烈日中天，这时违他之意，可以祸不旋踵。以后的事虽然难测，但究竟是以后的事，可以再想法应付。再说，这事不是十年前就有约么，皇帝可以随便毁约，我们失约就不大妥当了。女儿无知妄言，父亲三思。”

刘秀终于说：“只是这样很可能得担很大的风险，无乃太委屈女儿了。为父也舍不得女儿去一个不能轻易相见的地方。”

“女儿也舍不得父亲，可是事不能两全。”刘愔说：“女儿本心何尝不想永远奉陪父亲，传父祖之学，我们父女就以学术自娱，不去沾惹什么皇室、朝廷的事，只可惜办不到了。”

事情就这么说定了。至于什么卜算合婚，那不过又是吴千秋之流的人来装模作样，当然一切大吉大利。这场皇太子娶太子妃的婚礼，其规格差不多能与平帝娶皇后相比，而其热闹欢快却在那次婚礼之上。

儿子的婚事既已圆满完成，王莽和他的皇后不由不想到他们的女儿了。他们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向来是他们最钟爱的。在王莽内心深处，他还不能不因平帝之死而对女儿负疚。王仪名义上已婚，是皇后，实际上她还是个黄花闺女，总不能让她一辈子守活寡吧。据明光宫的人说，她从来不承认她是孺子婴的皇太后，近来又再不许人称她皇后，只许人称她公主或室主。看来她想脱

离汉室,那就可以再嫁了。好,既然已经是新朝,应该这样,应该另给她一个封号。王莽已把从前的公主改称室主了,但他的女儿不该是一般室主,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个新名称,把他的女儿封为“黄皇室主”,另赐玺绶。

王仪对称她什么,改换她住所的名称和照料她的人的职称都无所谓,只要不惊扰她的安静,不改变她的生活习惯,用惯了的人还在身边就行。她觉得“室主”不好听,“黄皇室主”更拗口,大多时候让她左右的人只称她为公主。她不去参加任何朝会和庆典,只偶尔去看望她已失明的母亲和皇祖母王元后。她仍然想念刘衍,那段时间很短,因为短才更珍贵。她并不认定刘衍的死同她的父亲有什么关系,对王莽代汉为帝心里虽不以为然,但“父亲”这两个字在她心目中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平常她只在她那片小天地里,种花草,养禽鸟,读书简,做女红,或偶尔与宫婢玩点少女的玩意……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。只要无关大体,王莽都由她在明光宫中自行其是,但决心要为她寻一个让她中意的夫婿,也才好减轻一些心里的负担。

要挑选一个他和女儿都满意的人,并不容易。后来他选中的是成新公立国将军孙建的儿子孙羽。孙建在平翟义等人之乱时就立过大功,近日又请尽废刘氏的爵位官职,看来既很能干,又忠于新室。他的儿子孙羽现为黄门郎,常在殿庭值勤,王莽见他在众郎官中最年轻英俊,觉得与他的女儿正好是一对佳偶。官位虽低,但只要能为王仪看中,尚主后会立刻把他提拔起来的。

主意已定,他不愿对外张扬,这日抽出点空闲,便在内殿命蹕恽召孙建入见,当面说了想让孙羽尚黄皇室主之意。这是原来的皇后下嫁,该算是再嫁改嫁,他是皇帝,也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了,他的话虽然带着商量的语气,也有如下诏。

孙建正想怎么更靠拢王莽,没想到王莽居然要把黄皇室主下嫁给他的儿子,又惊又喜,连忙跪下谢恩,几乎语无伦次了:“蒙恩……蒙陛下洪恩,如此看得起臣……臣犬子,这岂但是犬子之幸,也是臣全家全族之幸。此后全家皆当肝胆涂地,为皇上效劳。”他慢慢恢复常态了,又说:“只是臣出身寒门,不知礼仪,犬子孙羽亦缺教养,这尚主大礼臣家该当如何,还乞陛下遣知礼大臣指示。”

王莽让孙建平身,还赐了座,露出他那难得一见的微笑说:“此事还不能急。朕这女儿品貌尚可,因是独女,自幼即受家中宠爱,前朝曾立为皇后,她养尊处优惯了,如今要她下嫁,恐她一时不肯听从。朕知卿子英武,是个人才,正想重用。得让室主亲自见他一面,她如相中,方可成事。”

“陛下所虑极是。只是犬子仅是个黄门郎,只能在殿庭,又非宫廷中人,怎么能入明光宫见着室主?”

王莽说:“朕女近日常有小恙,朕正拟遣个精通医理的御医去看个究竟,可令卿子着朕侍从盛装,作为朕命陪同御医前往看病的,就可以见着室主。不过如此似乎太委屈卿子了。”

孙建忙说:“臣子仰慕室主已久,只是向来不敢存非分之想。如今侥幸得这机会,定然乐从,

决不会觉得委屈的。”

孙建回去告知家里，全家皆大欢喜，孙羽更是喜出望外。他曾在平帝朝王仪立为皇后、或有什么大典时，远远望见过王仪，入新朝后，王仪受封和移宫时，他有警卫之责，也曾远远见过。那时他就惊讶于这少女的端庄秀丽和文静的气质，心里暗说，想不到面貌并不怎么样的父亲竟会有这么好的女儿，可他如其父所言，不敢有非分之想。因为那是绝不可能的。如今呢，做梦也没想到的好事居然临头了，而且这姑娘的父亲就是威武的当今皇帝，将来荣华富贵还能少得了他的？这焉能不叫他为之狂喜？在约定要入明光宫的头天晚上，他就烧了香汤沐浴，把明日要穿的华服都熏过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又仔细盥漱、梳头，这才穿戴整齐，带上两个家奴，骑马往明光宫。在宫门前会见那御医，拿上入宫的引籍，让门上通报进去，方得入内。孙羽的心里有些突突地跳，但又满心兴奋。

黄皇室主早已准备好接待这位新贵了。

也就是约定要让孙羽何日往明光宫的前一天，王莽先把与孙建谈好的事全告诉他的皇后。做母亲的正想她的女儿应该有个归宿，十分赞成。这是在内宫，本不是什么机密的事，皇后身边的人都得以听见，其中就有现已为皇后长御的原碧和原来伺候过王仪的宫女。这个宫女是个热心人，认为这是大喜事，该怎么样给她的旧主人先报个信才好，便悄悄向原碧说。原碧很以为然，她已有权指使人了，便叫一个太监往明光宫送信。这个太监也是皇后的心腹，就在门口伺候，听到是怎么回事，又常被差遣往明光宫送什么去，满以为这回又会得赏，立刻应命而去。守门的人很快放他进入内，见到了室主。不料室主这次听他讲完皇上的安排，只冷冷地说了句“知道了”，就把他打发走了，什么赏赐也没有。

她是个尊贵的公主，不能当着个太监发作。报信人一走，她就非常生气。“你们还不放过我，要我怎样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难道还永远由你们摆布？承你们抬举，我还做过皇后、皇太后，而今却要我嫁给一个站在阶下的黄门郎！你们不顾脸面，我可还要顾的。就让我在这里守一辈子活寡吧，我可不愿受天下人耻笑。我宁愿学我的祖姑太皇太后，她老人家不是五六十年都一个人过得好好的？父皇如果要我死，我就死，只有这件事我决不能从命。我才不去做什么黄门郎的妻子，受人辖治，看人的眼色行事。要我出宫，除非我死了。只好由你们把我抬出去！”

她一面哭，一面说，连她从家里带来的婢女芸香等人也无法劝解。哭诉罢，擦干眼泪，她立即吩咐她的心腹去准备好鞭子和棍棒。“明日那个人来了，你们就给我打出去！叫你们打就打，只别伤了那太医就行。打出事来我一个人承担，与你们无关。”又向她的左右说：“你们都知道我的脾气，别以为我平日面善心软，好说话。若有人敢泄漏出去，或禀告未央宫，我就同他拼了！”

左右的人因为她待人好，不摆架子，大都同情她，喜欢她，谁肯去惹火烧身，自找麻烦，真没有一个把她的安排讲出去的。几个年轻的还当做好玩似的，真去准备好鞭子棍子。

孙羽十分兴奋,哪里想到会受到这种接待?他同御医随着门卫来到内廷,就有两个内监拦住,问明他们是皇上派来的,这才让他们上内室。有宫女上前拉开帷幔,里面那绣榻上靠着的是孙羽仰慕已久的人。他不敢细看,同御医忙赶上前躬身行礼。王仪却怒喝了:“哪里来的野男人,敢闯进本宫,还到了这里!须知这里除御医外,是任何男人都不许进来的。”

太医向前半跪说:“这是皇上命他陪下官进来的。”

孙羽也忙说:“的确是皇上命臣来见室主。”还仰起面来。

他一仰面,王仪忽觉有点面熟,她猛然想起,这不就是她前不久搬进明光宫时,执节杖指挥侍卫赶开闲人的人?这一下她更生气了,怒斥:“胡说!要是皇上有旨,为什么不遣人先告知本宫?”立刻命左右:“你们还等什么,快把这野男人打出去!”

几个宫女早有准备,一拥上前,有的还只是比划,可也有那种关在深宫久了,见着男人就恨,真下手打的,鞭子棍子齐上。孙羽猝不及防,不能反抗,也不敢呼叫,虽练过武,身手矫捷,也着实挨了好几下。御医连说“打不得”、“室主饶恕”,哪里管用?后来还是年长的管事太监出来劝阻,室主也摆手,孙羽才得抱头鼠窜而去。

王莽很快就知道这件事,起初他也有些生气。但后来又转念一想,觉得王家能出这样一个贞烈的女儿,也未尝不是好事。对自己的女儿当然不能责备,连打过人的宫女也一并赦免。女儿不比儿子王宇,不会在外面惹事,他决定由她自己去,不再去自找麻烦,只是命供给从优,仅比新室文母和皇后略逊一筹。

对孙建父子,他略予补偿:召见孙建,安抚了几句,又赐以金帛,让他给儿子另娶;还打算升孙羽的官。但孙羽怕他在明光宫挨打的事会在长安子弟中传为笑谈,在京师大丢面子,只求外任。恰好河南陈留郡守出缺,王莽便以孙羽为陈留大尹。

甄丰终于得为右伯,不必经常与王兴、王盛一起在朝廷听候王莽指使了。他很高兴,嘉勉了儿子,把家事全交给他,自己常到京师西边去出巡。这一次他坐镇武功,还准备多住些日子。

甄寻虽为京兆大尹,但少年心性仍在,往还的也多半是贵家的年轻子弟,他的这些友人已屡次说他家连出两大喜事——父为畿辅右伯,子为京兆大尹——应该好好请一回客了。他因在京兆府中聚会作乐不便,只是推托。如今父亲远出,其广新公宅邸宽大,还蓄有声妓,遂择定日期,请了国师公之子隆威侯刘棻、伐虏侯刘泳,大司空王邑之弟,因出使颁符命于天下,扬新朝国威有功而新封为掌威侯的王奇,国师门生、侍中骑都尉丁隆,齐聚广新公府宴饮。这几个人都是常与甄寻过从,彼此可以无话不谈的。甄寻兴致很高,还真把他父亲的歌姬舞女叫了出来,以歌舞助兴。

听歌看舞,酒过数巡。喝到酒酣耳热时,丁隆举盏向甄寻说:“当今皇上诸从兄弟家,世号五

侯,人人都说,五侯家歌舞俱佳,美女如云。今日小弟看来,贵府的歌舞也不亚于五侯家了。”

“哪能与五侯家相比?”甄寻说:“五侯是旧家,都蓄养声妓多年,家里还有教习。家父能有几个人?就眼前这几个人,不怕诸位见笑,还是叫了两个官妓来凑数的。”

刘泳因向丁隆说:“丁世兄毕竟还是儒家人,不脱儒门习气,何见之不广?要知道五侯家歌舞盛况,还得我们这位新侯爷来说。”他还指了指王奇。

“别拿我这后进小子开玩笑。”王奇忙说:“我知道多少?我那身为隆新公、大司空的二家兄,在当今皇上的教化之下,其实也不好此道。倒是我那大家兄王况,至今还闲在家里,才偶然以此自娱。可那能有几个人,还不如这里。”

刘茱说:“家父与隆新公一样,也受到皇上的影响,使愚兄弟也都受约束。就是皇太子宫也一样。舍妹归宁时说,为了迎合皇上,除开有什么大典从正殿传来的雅乐,皇太子宫内是听不见乐声的。家父和隆新公也许正因为不用女乐,才那么得皇上的宠信。其实做人何必那么古板?堂前有弦歌,堂后有女乐,难道不更风雅?”

众人举盏,都赞刘茱快人快语。于是又饮了一巡酒。

时值一场歌舞方罢,便有两个歌女上来为大家斟酒。只有一个领舞的紫衣女子和几个同伴在整理乐器,没有上前。丁隆目不转睛地只盯着那紫衣女子看,差点把正盛给他的酒盏碰翻。王奇看见,笑说:“丁兄大概是看中这紫衣女郎了吧?”

丁隆自觉失态,很窘,忙说:“弟家寒素,没见过这姑娘收拾的乐器,只顾细看,太失礼了!”

甄寻便笑说:“这有何妨?才子爱佳人,这正如刚才刘兄说的,也是风雅之事。我知丁兄已有家室,却迄今尚无一姬侍。只因她是家父的人,若是我能作主,定当以此女相赠。如今暂时难成,年内也必为吾兄觅得一位在此女之上的姑娘,决不食言。”在座的人都跟着应和,丁隆借酒盖脸,爽性向甄寻致谢说:“寒家不敢有何奢望,但略能如此女,于愿足矣。”

刘泳向丁隆说:“刚才我说老兄‘何见之不广’,老兄似有不然之色。我那话是指老兄不多去那些豪富多妓乐之家而言,其实吾兄的眼力还是不错的。就如眼前这位紫衣姑娘,吾兄赏识她,大约即因她的资质与别的歌姬舞女有一些不同之处。这是对的。我常说,人之美不只在面貌身段,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之美。长安是京城,也是世间所谓首善之区,人莫不投奔到这里来,美女数不胜数。但若欲求气质之美,那就千百人中难得一人了。我这样说,诸位可否同意?”

“高论,高论。”众人都响应他的话,甄寻还说:“听吾兄这样说,大约心目中已早已见过有气质之美的人了。”

“实不相瞒,弟有幸得见一人,其气质之美确实是当今十分罕见的。”刘泳说。

众人都问这人是谁。

“这不好当众明言。”刘泳说,“而且当着这么些美女而谈别的美女,也未必恰当。”

“妾辈都愿听一听，也好长些见识。”紫衣女子说话了。

刘泳摇头。“不，不！这个人是不该在大庭广众随便议论的。”

甄寻便说：“歌舞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们也该清谈了。”遂把那些歌姬舞女和乐工都遣散。只留下两个心腹老家人斟酒。那个紫衣姑娘还迟迟不愿就走，但少主人不说话，她还是只好去了。甄寻便向刘泳和众人说：“这下诸位只管高谈阔论吧。”

丁隆向刘泳说：“老兄别卖关子了，听你刚才这么说，你所赞赏的莫非就是黄皇室主吧？”

“正是她，你猜对了。”刘泳说：“这位只自称公主的姑娘岂不既雍容华贵，又端庄秀丽？粗看其姿色不过是中人以上，细看方可知其气度、仪态是一般美女都永远赶不上的。”

甄寻有些不信，笑说：“阁下只怕言过其实了吧？你怎么能细看这位向来不出门的室主？”

王奇和丁隆也不大相信，刘泳便又说：“列位有所不知。舍妹得为太子妃入东宫时，是我和家兄去送的亲。这位室主也许为了要认一认她的皇嫂，那天居然也去了。大家只顾行礼，我可不敢偷偷仔细打量过她。”

刘菜为他的兄弟证实：“那天我也在场，不过没像舍弟那样去看个仔细。前些日子舍妹归宁，也向我们兄弟把这位室主赞不绝口。说的话也同刚才刘泳讲的差不多。”

大家都信服了，于是王奇也转而为刘泳说话：“这位室主的确很不错，小时我曾见过。很聪明，从小就读过好些书，自然气质与一般姑娘不同。那时她就同她如今成了皇太子的四哥很好，皇太子娶妃，她当然要去的。这时候她长成熟了，又做过几年皇后，那气质自然就更高贵了。诸位也许都不知道，这位室主性格中其实还有刚烈的一面呢……可听说过孙建的儿子在明光宫挨打，被赶出的事？”

在座的人都说是仅略有所闻，愿知其详，王奇便说：“我是从二家兄那里听来的，皇上曾叮嘱他不许外传。小弟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人，听见谈到黄皇室主，便想把这事讲出来，诸位才会更明白这位室主究竟是怎样一个人。听了以后，可千万别再同人讲，以免惹出麻烦。”众人应允，王奇这才把王莽如何想招孙建之子孙羽为婿，定计让孙羽陪太医入明光宫，让室主面相，结果被室主命宫女打了出来的事都讲了。他讲的都是事实，但讲到孙羽狼狈被逐，不免加油添醋。

大家听得哈哈大笑。丁隆先说：“这个孙羽我认识，看起来魁梧英俊，不过是一介武夫，虚有其表。我敢说他连巴掌大的字也不认识几竹简，怎堪与黄皇室主匹配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

王奇因而又说：“听二家兄讲这事时，我也曾很以为奇：为什么皇上那么善于识人，会选中孙羽？后来一想，皇上也许是想使他的室主完全脱离汉室，又认为孙建父子最忠于他之故。孙建不是曾请尽废汉家之人不用么？一介武夫，才容易听人指使，不像我们这些读过几天书的人好发议论，有时还要违背周孔之道，信些邪说。”

“这话说中要害了。”丁隆说：“皇上如果不那么多疑，其实就是眼前在座的人当中就可以有

室主的佳偶。”

“老兄是指……”王奇话还没有说完，丁隆就笑指刘泳说：“比如这位刘兄，无论学识、人品和家世，哪一样不可为室主佳偶？他不是又最赞赏室主的？”

刘泳忙说：“老兄若以为我赞赏她便有此意，那可成了天大的误会。姑且不说家父已为我订下了亲事，舍妹已为皇太子妃。若再这样，岂不成了民间所谓‘换婚’，在民间也会引人议论。皇家岂可如此？更何况家父本不愿与新朝牵连太深。当着诸位知己的面，我不妨说实话，当初舍妹的事，家父已是不得已。我觉得，倒是今夜的主人甄兄，嫂夫人去岁仙逝，正中匮乏人，又一表人才，满腹经纶，现正为京兆大尹，才真是黄皇室主的佳偶，如有人向皇上提醒，室主也一定会中意的。我辈当尽力促成此事。”

刘棻也说：“这位室主不但品貌气质俱佳，又贤淑多情。听说并未与平帝同过房，却与平帝相处极为融洽，至今念念不忘。我知仁兄几个姬侍皆不称意，若得这位公主，岂非人间一大快事！”

王奇、丁隆也都赞成，并愿效力。甄寻笑说：“诸位别拿我来开玩笑，大家想让我像孙羽那样，也给人赶打出来不成？我没那份福气，也不敢高攀。再说家父对他的处境也不大满意，所以我才出主意让他不必老在皇帝身边。为此诸位还曾帮过我的忙。他与皇上已小有不和，皇上大约也心里明白，我怎么还能娶他的女儿？”

“甄兄此言差矣！”刘泳又说：“若有不和，正当想法弥补。这位皇上如真能行周公孔圣之道，变衰世为盛世，我们还是应该辅佐他的，所以家父才让舍妹成为太子妃。”

“依小弟看，皇上也是想弥合这裂痕，让甄兄贤父子继续为他出力的。”丁隆说：“不然为什么既以兄台为京兆大尹，又相信那符命以广新公为右伯呢？此事若成，吾兄既可得一位千载难逢的佳偶，又可望成为新朝柱石。以亲谊劝得皇上不那么一意孤行，岂不是美事？”

甄寻被大家说得有些动心了，因笑问：“这么说，诸位都认为这事该办，而且能办成，定要我去明光宫挨打了？”

“我们不会像上次孙家那样。”王奇说：“我们要从上面着手，说服四辅三公的大臣出面为媒，让皇上先愿意，有父女之命。”

“室主那面，我和刘泳可以让舍妹去暗通消息。”刘棻说：“女人与女人好讲话，舍妹会让她明白：不上不下，老呆在明光宫算怎么回事？要再正经适人，只有甄兄最好。她会吧甄兄好好夸耀一番的。”

丁隆又进言说：“弟以为，不妨天意与人力双管齐下。皇上是最相信天意符命的，上次不是正如甄兄的算计，皇上相信我们造的那京兆府后园的天书，令尊大人才终于成为右伯的么？我辈何妨再造一个，说‘黄皇室主当为我京兆大尹妻’呢？”

“不可，不可！”甄寻忙摇头说：“一次偶然成功，已属侥幸，岂可再为？万一败露，那就会有飞

来横祸！”

“老兄太胆小了！”丁隆说：“我们当然不会照样重来，会另在一处，另换一个花样。这事就由我们去办，甄兄只做不知。就是我们自己也不会露面，让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甄兄只管放心。”

刘泳也说：“我们兄弟会像上次一样出力，老兄再不必操心。你若参与，反而容易出事。你就交给我们去办好了。万事难免都会有风险，但风险是虚的，得到的好处却是实在的。”

“这样无乃太让我过意不去了。”甄寻说，他终于默然认可了。

甄寻等人都不知道，自从看出女儿的刚烈，王莽已并不一定要让他的女儿下嫁了。

这时王莽因为这两年献符瑞的实在太多，已有些烦，甚至对促使他封拜甄丰为右伯的符命，也有些疑心。只为顾全大局而才隐忍不发，便从王邑之言，重新起用不大相信符命瑞应的赵并为监察御史，命吏民凡有献符瑞的，都先送到赵并那里去审核。

这天有渭水边渔民到赵并那里送上一块白石，说是上面有蝌蚪文，曾先呈给正在那一带巡查的骑都尉丁隆丁大人看，那丁大人也不认识，叫送到这里来。赵并倒认识几个蝌蚪文，看懂那是说“黄皇室主当为京兆大尹妻，方能长治久安”。他见用朱漆写的字迹颜色尚新，又无磨损痕迹，怀疑是伪造的，但送来的人是他熟识的丁隆，而且事关黄皇室主的婚事，就决定还是呈上皇帝去看。

这一次，王莽一看就更动疑。遣走赵并又反复审视后心想：天意当关心朝代更替和国家大事，怎么会关心到儿女的婚姻事上来？这个丁隆是什么样的人，他还不大了解。成为皇帝后，王莽想知道京师吏民是不是真心臣服，知道他的重要大臣背后在做些什么，他命心腹太监在京师布置了许多暗探。他突然想起，几天前，蹇恽曾向他禀告：甄丰出巡以后不久，他的儿子甄寻曾召集妓乐与他的友好在甄丰府第喝了一夜酒，参与宴饮的人中就有这丁隆，此时丁隆又来献上有天书的白石，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蹊跷呢？在问明那天夜里宴饮的还有刘棻刘泳兄弟和王奇，而刘棻又是以善写大小篆和蝌蚪文出名的，王莽的疑心更大，他决心要彻查此事了。

这事又牵扯上甄丰父子，也使王莽很注意。甄寻献符命，从而才使甄丰得以为右伯，难道又是他，得志进尺，又想谋算娶我爱女？要真是他，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了，竟然想接二连三地愚弄我？这还了得！我的女儿随便给别的什么人也不能给他。我的女儿曾为皇后，不管怎样，也曾是天下母。天帝多么神圣，怎么会尊卑上下不分，说室主当为甄寻妻？可以断定，这个符命一定是假的。那么，是谁造的这假符命呢？这时王莽已忘记他自己就曾想把女儿下嫁给孙羽了。在气恼中他想：甄寻、丁隆那伙人有很大的嫌疑。首先该从丁隆那里打破缺口，查清他那白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当查那晚上甄寻和丁隆等人是不是就在商量这件事。司命陈崇善揭发人隐私，上次办王光与窦况一案就很不错，现又为作士（王莽改称大理为作士，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），

正好命他去办理,赵并把这样的符命呈上,也是有罪的,可责成他协助陈崇,查明真相。

于是他召来赵并和陈崇,指出这符命绝不可信,说赵并既负审核符命之责,怎么把明显的假符命也送上来,“是何居心?”赵并吓得立刻跪下叩头说:“臣失职,臣有罪。愿即查出实情,以赎前愆。”王莽便下诏命作士陈崇彻查此案,赵并协助,皆不得徇情。他起初想把几天前甄寻曾与丁隆、刘家兄弟和王奇在其父宅夜饮的事告知陈崇;但后来一想,这样就会让人知道,他在暗中命人刺探大臣家中事,会有损他的声誉;陈崇既是能人,还是让他自己去查吧,如有必要,再提醒他好些。于是就打发陈崇和赵并去办。

陈崇奉诏,当天晚上就与赵并在他的作士后堂商议,决定先抓来那献白石的渔民来审问,暂不惊动丁隆。第二天他就遣人把那渔民带到大理寺的大堂来了。

这是个从未进过官府的中年老实渔民。人告诉他献天书有功,要带他去领赏,所以他松松爽爽地就跟着来到大理寺正堂;及至看见两边都站着执杖的公差,上面坐着什么威严的大官,气氛也不对头,他才慌张了,连忙跪下叩头。他曾听说,见了官该多叩头,少说话。

然而堂上只和蔼地问他姓名、年纪、乡里,他逐一回答了,堂上才又问他识字不识。

“小人不识字。”他恭恭敬敬地回答,好像这就是他的错。

堂上猛然把惊堂木一拍,他吓得抖了一下。

“你既然不识字,怎么知道那白石上写的是天书?”陈崇怒问。

慌乱间渔民只好回答:“是……是给小人白石的人说的。”

“那是谁?他为什么给你白石?”陈崇的语气缓和了好些。

“他是骑都尉手下的人,在渭水边巡逻的,说白石上不是什么花纹,是天书,献上去会得到一大笔钱,他可怜小人穷,又曾常送他鱼吃,才把白石给了小人的。”

“那个人怎么知道那是天书,他认识古文字么?”陈崇更和蔼了。“你全讲出来,他会得赏,你也会得赏的。”

老渔夫便又说:“他哪里会认识什么古文,是他的长官丁都尉告诉他的,还让他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去献天书。”

“这么说,那白石说不定就是那个什么丁都尉给他的了?”

“这个小人不知道,不敢乱说。反正那白石不是自己在渭水边拾来的,是那个人给小人的。要是知道这块白石会给小人带来那么多麻烦,会得多少赏小人也不敢要。”

看来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道理了。陈崇就命把那渔民暂时扣押起来,好好对待,以便作为重要人证。赵并见陈崇就这么便问出重要线索,十分佩服,为要表明他虽与丁隆熟识,但并不徇情,主张立即把丁隆抓来严审。

“还不能急。”陈崇笑说,“这中间还缺少个重要的证人。”他立即命两个干练的差役带着那老

渔夫远远指认,把给渔夫白石的巡逻士兵悄悄找来,但不得让他与渔夫见面,互通消息,也不得惊动那士兵的官长。两个差役会意,领命去了,还不到两个时辰,就把那正在渭水边巡逻的士兵带来了。

这一次可真得严审了。陈崇命把白石陈列阶前,各色刑具摆列堂上,又特选几个壮汉执杖站在两边,这才命人把那士卒带上堂来。这士卒见识过审案的情景的,一见那白石就明白了一大半,先直挺挺地跪下,看堂上把他怎么办。

陈崇见他这样,真生了气,把惊堂木一拍,怒喝道:“你这狂妄的狗才,弄这假符命叫乡愚送来,想蒙骗什么,受何人指使?还不从实招来,免得皮肉受苦!”

“大人容禀。”那士卒叩头说:“大人说的大约是阶下那块有字的白石吧?那渔夫不知从哪里拾来给小的看,问写的是什么。小的不认识,觉得石头上有字很稀罕,说不定是什么天书,不能不重视,送去请长官丁大人看。丁大人也不全认识,说大概是个符命,小的才叫他呈赵大人验看的。”

“一派胡言!”陈崇又把惊堂木一拍。“明明是你把那白石给渔夫的,怎么说成是他拾来给你看的?乡下人打渔得块有字的白石,不识字,只当是石头上有花纹,根本不会留心去看,随手就扔掉,怎么会把石头拿给你看?你也不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,怎么就认为那就是天书?左右给我掌嘴!”

那士卒叫起“冤枉”来,陈崇便命带出渔民同他对质。那老渔夫已得抚慰,便从头讲了实际情况,不但说出那士卒是在何时何地把那白石交给他的,当时有谁看见,向他说些什么,甚至把他曾几次送过鱼,那士卒曾说要看他的事也讲了出来,那士卒怎么抵赖得过?在严刑拷打之下,陈崇又点明他说:“是那骑都尉丁隆把有字的白石给你的,说是天书符命,还教你怎么处置,是不是?你用不着怕他,也不必顾忌什么。本府看你还是个聪明伶俐会办事的人,等事情过去了,你就跟着我,我会给你个好差使,怎么也比跟着那丁隆强。”

就这样,那士卒便完全屈服了,承认一切都是受丁隆的指使。只是说丁隆怎么在白石上写些什么,他不知道,丁隆没有告诉他。陈崇也不再追问,笑向赵并说:“这就够了,别的事该叫丁隆来交代了。”赵并不由又对陈崇十分佩服。

丁隆究竟是员命官,不能随便抓来,再说大白天到都尉府去抓人会惊动朝野,也不大好。当天傍晚,陈崇便命人去把丁隆请来,只说是有件奉旨要查对的公务,请骑都尉来做个旁证。

骑都尉不归大理寺管辖,但作士的官阶比他高,又是很早就认识的人,丁隆不疑有它,很快就来了。陈崇让他坐下叙话,他还没有坐稳就拱手问:“作士公傍晚命人呼唤,不知为了何事?”原来是夜甄寻又遣人约他夜饮,他想早些完事,好去赴约,也好告诉甄寻,那物事已命人送到赵并那里,尚无下文。